



水库上的歌声



刘大为等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水庫上的歌声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059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本書包括两个短片剧本“水庫上的歌声”及“蓝色的火花”。这两个剧本反映了祖国大跃进中工地建設者們欢欣鼓舞地、忘我地进行劳动的片断。

“水庫上的歌声”通过一对青年未婚夫妇谷志强、高兰香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的一段经历，如实地描写了十三陵水庫工地上老少英雄改进操作方法、鼓足干劲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奋勇突击的动人事迹。已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剧本于1958年摄成影片。

“蓝色的火花”描写一对青年恋人为了响应“加快建設速度、打破常规过春节”的口号，改变了春节回家結婚的計劃。通过他們的思想变化，显示了大跃进中的新气息。

水 庫 上 的 歌 声

刘大为 等著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公厘^{1/32}·印张1¹/₈·插頁1·字數44,000

1958年9月第1版

1959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4,351—10,850册 定价：0.16元

統一書号：10061·98

目 录

水庫上的歌声 刘大为 (1)

藍色的火花 孙 穆 (28)

水庫上的歌声

刘大为 著

山东某地一农村。

早晨，地气上升，白茫茫地象挂了一层薄紗，男女老少社員帶着工具走向田野。

在村舍的一角，高兰香扛着鉄銚和几个妇女走了出来。

社主任正在墙外往大車里装着粪，見兰香走来叫道：

“兰香！”

兰香走到社主任身旁，社主任問：

“怎么样？妇女們干的还起劲嗎？”

“修妇女水池嘛，大家当然来劲喽！”兰香愉快地說着。

“听說你昨天創造了用滑車运土的方法？真快成发明家啦！”

“社长，看你說的，这算什么发明啊！沒事我要下地啦！”

党支書走来叫道：

“发明家！”

兰香假装不悅地站住了。支書走过来对兰香說：

“看你，支部書記也跟着起哄！”

“快走吧，快走吧……”于是二人并肩走着。

“……好哇，这个头带的好哇！咱們是要在技术上鬧革命……”

兰香看到支書严肃地說着，反到不好意思了。

“……你这一开头哇！不光是省了劳动力，把大伙的劲也带起

来了，三队、四队昨天晚上也在研究新方法啦！”

“真的！他们是什么办法？”

“现在还不知道，准备今儿晚上开个干部会交流交流经验！”

二

院子里东西两棵大树上拉起两根大绳，六十多岁的水利委员——谷景春老汉，在修补大绳的结头。

老汉正在结头上用力地绑着，他忽然抬头一看，叫道：

“老六，你怎么还没有去？”

老六走到谷景春身旁，大声地说：

“大哥，你还不到妇女蓄水池去看看你儿媳妇！”

“别瞎说，人家还没有过门哩！”

“听说她昨天想了个窍门，把土筐吊在绳子上，从上往下运土，又快又省劲，这孩子可真行！”

谷景春得意地：

“嗨！年青人能鼓捣，我看，我这个水利委员得让给她了！”

老六绕过绳子，关切地问道：

“对啦！大哥，你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呀？”

“我前些日子给志强去了封信，让他春节回来过年，也就把喜事办了！”

“兰香同意啦？”

“同意了……到底有这么一天呀！我老汉也快抱上孙子啦……”

说着老汉得意地笑了笑，马上又觉得不对头，又严肃地说：

“……你快走吧，别在这儿瞎扯啦！”

老六拿起一根盘好的绳子走去。

合作社的大门。邮递员推着自行车走来。

“啊，小李来啦！”

小李点头，笑了笑：

“谷大爷，你的信！”

邮递员走到老汉跟前，老汉高兴地说：

“一定是志强来的！小伙子，给念念！”

邮差将信打开，看了看说：

“志强大哥说：部队上今年春节工作忙，不能回家过年啦……”

这个意外的消息，使老汉失望了：

“春节不回来啦？”老汉焦虑了半天，果断地说：

“我带着媳妇到他那儿去！”

老汉说着，匆匆向门口走去，邮差急叫道：

“大爷，信你也不要了！”

老汉这才想起来，顺手接过信，走出大门。

三

兰香和四、五个妇女在挖着水池，将装好的一筐土放在大绳上，土筐急速滑下，坡下的妇女们，将滑下的土筐抬走。

又挂上一筐土，土筐急速滑下。

一个妇女提了一筐土递给第二个人，第二个人又传给兰香，兰香将它挂在绳上滑下。

兰香挺起身来说：

“大家加油啊！‘三八’节前完成妇女水池的大话说出去了，完不成可就丢人啦！”

“没问题！”妇女们齐声说。

“有这个土机器，保险完得成！”突然传来社主任的声音，兰香看去，原来是社主任已经站在她们身后。

“社主任！你来干啥？”妇女们七嘴八舌地说。

“好哇！这个主意好哇！”社主任一边看着一边说。

兰香走到社主任跟前：

“主任，你先别表扬！我们修完了这个水池，再修个水库好不

好？”

“咱们还要修两个小水库，社里正在研究，你这个意见可以考虑！”

“得啦！我看今天晚上就一块讨论吧！”

“高兰香！”一个画外音喊道。

（俯瞰）坡下。邮递员和谷老汉走了上来。

“有你的信！”

兰香跑进画面，接过信：

“主任！主任！我可找到你啦！”

主任走到老汉跟前。

“什么事这么急呀？”主任说。

老汉望了兰香一眼说：

“咱们回去说！”

二人走下坡去。

兰香不解地看了看他二人，又看了看信，将信放在口袋里。

四

高兰香 一个人安静地坐在炕桌跟前，在煤油灯下读信：

画外的声音：“亲爱的兰香同志：我今年春节不能回家了，因为我们部队立即要开到十三陵去！在那里，我们将要帮助首都人民修一个可以灌溉三十万亩土地的大水库！我们提出的口号是：打破常规过春节，春节也不离开工地，不修好水库不下工地。因此，我今年春节不能回家了，我们的婚期只好延期，我想：为了祖国大跃进，为了首都人民农业的大跃进，你不会怪我的。可是，爸爸一定会失望的，这是他老人家盼望了好久的事情，因此，还希望你在爸爸面前多做些工作……谷志强……”

（和声音同时出现的迭印）一个年青的工兵少尉，站在军营中，指挥着一个排的战士，扛起工具，向十三陵工地走去。他，就是高兰香的未婚夫——工兵排长谷志强少尉。

五

合作社的办公室。

干部們爭看一份县报，那上面登載着：“高兰香妇女生产队带头打井……”

兰香走进来，大伙爭着对她說：

“兰香，不簡單哪，上了报啦！”有人举着手中的报纸。兰香不好意思地对社长說：

“社长！是你叫我嗎？”

“对了，有件事跟尔商量商量。”

“啥事？是不是不同意我們妇女队单独打一个井了？”

“不是这事。”

“讓你上北京！”支部書記在一旁，微笑着插言。

“什么？上北京？”

社长又說，带着开玩笑的口吻：“谷景春老大爷来要求好几次了，他們志强不能回家过年，他想帶尔一块上北京找志强去結婚……”

“老人家抱孙子心急呀。”支部書記又插了一句，还是微笑着。

高兰香可火了：“我不去！”

社长、支書故作一愣：“怎么着，不听分配嗎？”

“正确的就听，不正确的当然不听。”高兰香越說气越大。

“这叫干啥？全社春节都不休息，为了千斤田，大跃进，我們妇女生产队正干的来劲，要自己負責打一口井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，妇女生产队长，团支書，上北京去結婚！你說新鮮不新鮮？”

干部們都笑起来，七言八語地：“好，好，別着急呀，我們的发明家。”

社长又說，严肃地：“好，說真个的，不是讓你上北京去結婚，讓你去当留学生！”

“当留学生？我这个高小毕业生不敢高攀。”

支部書記接着說：“志強信上不是說，他們在十三陵修個大水庫嗎，我們想，首都的專家一定也去幫助，經驗一定又多又好，我們想讓你和景春大爷一同到志強隊伍上去看看，你多呆上幾天，一面參加修水庫，一面留心學習，然後回來，在咱們村後頭二道山珍珠泉那兒也修個小水庫好不好？……”

高蘭香驚喜地傾听着。社長接着說：

“我們研究過了，你聰明、肯幹、又愛研究，鄉里也同意你去，去了可要好好學喲。”

高蘭香高興地點着頭：“那什麼時候走？”

“你說呢？”

“明天吧！”

“真着急呀，是不是想看志強哪。”社長說。

“你看你，一點都不象長輩說的話。”

“好吧！這是給你寫好的介紹信。”

她高興地接過來……

六

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。

黎明。

工地上的燈火剛剛熄滅，無論白天和黑夜，這裡都沸騰着緊張的勞動生活。一位扎着兩條短短的小辮的女拖拉機手，換下去夜班的小伙子，開動機器，碾壓砂石墳基。地頭上，兩個年青的化驗員工作着，一個從拖拉機碾壓過的地段上取回來砂石，正放在鍋上烘炒；另一個象戰士臥在單人掩體里那樣，趴在地上躲着風砂，用儀器測驗着實密度。……

到處是紅旗，到處是勞動的人流，象一條巨龍，在山下蠕動，躍進！

工地四圍山上，插着巨大的標語牌：“水利大躍進，山谷洪水服從人。”“死山變活山，澆灌田畝三十萬！”“苦戰一百天，收

降洪水变良田。”……

工地上最引人注意的是西山头。军队在一座巨大的、上面写着“一定要修好十三陵水库”的标语塔下，英勇地劳动。

战士们在打炮眼，准备放炮崩山。

战士们开动了空气压缩机，轟轟地直响，风枪手们握紧风镐向岩石进攻。

长长的象巨人手臂一样的起重机，来回直晃。挑土的战士们，推着手推车的战士，来回飞跑……

谷志强脱掉军装上衣，抡起大锤打钎，不断地抹着汗水……

一个小司号员站在大岩石上，吹起休息号。

“谷志强！”教导员走过来。

“有。”谷志强一面抹着汗，一面站起来。

“今天怎么样？”

“十五公尺，没问题！”

“好啊，干吧，我准备给你贴喜报，你们这个组提高了打眼功效快到六倍了！”

另一位青年军官：“人家谷志强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哪！”

“还有什么喜事啊？”

“前两天，他接到父亲、未婚妻来信，他们今天从老家到北京来看他……”

“乘春节结婚吧！”

“请吃糖吧，排长。”大家七言八语的。

指导员沉思，少顷，对谷志强说：“谷排长，我一会到团里去开会，你到现场指挥所去报告我们工地上的进度，然后，你回营去接接你父亲和你爱人，今天，不要来上工了。再说，你昨天晚上，不是同民工比赛了吗，今天也该休息了。”

“是！到现场指挥所去报告工程进度。”他立正后，复诵了一句，然后，从地上拿起军装上衣，一面穿着，一面飞也似的跑下西山头……

七

谷志强穿过喧腾的河谷，爬上东山坡。古城堡旁，有一座刚刚搭起的白色军帐篷，正好，从帐篷里走出来一个年青的姑娘，她穿着军装，武装带整齐地通过古琴肩章，显得又美丽又威武，两条小辫压在军帽里。

“請問，工地指揮所在哪兒？”谷志强不好意思地問她。

她想了想，然后爽朗地一笑，用手往他脚下一指：“那兒就是指揮所！”

手指出的地方：一片坎坷不平的荒草地，孤零零地放着一架軍用電話機和一盞馬燈，別無它物。這會是指揮所？谷志强惊楞。繼而，他用惊异不滿的眼光看着她，自言自語地：“別开玩笑么。”

“一点不开玩笑。”姑娘开始解釋，“是这样：指揮所的帳篷就要搭在這兒，不过，現在还未搭起来，指揮所的工作人員就“跃进”来了。他們都到大隊去了，一会，会回来的，你有什么事嗎？請先到我們广播室来休息一下，不过，可不許大声說話……”

“不，我回去了。”他說着，回身要走。

“等一等，同志，你从西山头工地来么？”她喊住他。

“是啊。”他站住了。

“那，你認識谷志强嗎？”

“你打听他干啥？”他惊异，接着：“我就是。”又习惯地立正。

她簡直跳起来了：“哎呀，到处找你打電話找你，都找不到，多巧，你来了。来，請你談談你們是怎样提高打眼功效六、七倍的問題，我們准备广播。对了，我自我介紹一下吧。”她把手伸給他，“我是工地广播室的編輯兼記者又兼广播員，怎么样？先談談吧，以后有什么經驗再打電話告訴我，好不好？我們广播室的電話是：13号。”她根本不管对方，滔滔不絕地說下去，一面說着又一面掏出鋼筆、日記本來……

“没什么新經驗可談，再說，我們昨晚上同民工比賽挑土失敗了，你为什么不广播？讓我来老王卖瓜，我不敢！”他說着，回身走去。

“等一会，一会就广播你們比賽挑土的新聞，可是，打眼經驗也要談哪！”

他走了。

她望着他的背影搖頭，自言自語：“这人可真有意思，我非广播你的事不行……”

八

谷志强回到西山头工地。

大家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他。

“排长，你怎么回来了，教导員不是讓你接你父亲、你爱人去嗎？”一个战士关心地問。

“别不好意思的，去吧！”另一个年青軍官說。

这时，突然，工地上的大喇叭响了，是那位女广播員的声音：

“大家注意！現在广播一件消息，昨天晚上，谷志强少尉率領二十位战士和水生民兵中队长帶領的二十位民兵，展开了挑土竞赛，距离相同，共比賽三小时，比賽結果，民兵中队比軍工多挑了一方多土……”

“你們听，我能回去嗎？”谷志强对大家說，“来，咱們研究一下，今晚还同他們挑战，非賽过他們不行。”

大家集攏在谷志强的周围……

九

一列火車向首都急馳……

高兰香和谷景春老汉走出前門車站。

他們怀着敬慕的心情走过就要建筑好的“人民英雄紀念碑”。

他們高兴地走过天安門……

最后，他們来到德胜門外。在汽車站上，谷景春老汉准备按照兒子信上写过的地点到昌平营房去找兒子。

汽車站上，排着一列长长的人群，开走了一輛車，又开来一輛，还没有輪到他們上汽車……

老汉着急地说：“是不是錯了？你再看看。”

說着掏出他兒子的信，兰香看也不看一眼，果断地说：

“沒錯，大伯！”

可是老汉仍然不相信地东張西望。人越来越多，老汉走出行列想另找道路，兰香急着追出行列喊着：

“大伯，上哪兒去？”正在这时，一輛胶皮輪大車，从德胜門赶出来，赶車的也是位老者，車上拉着猪肉、白面和十几个土筐，还空着半边。車子經過谷景春老汉身边險些碰了他，赶車的老者一拽繩繩“吁——”的一声，車站住了。

“大哥，小心点，車馬多！”赶車老汉說。

“大兄弟，上昌平部队上赶啥啊？”谷老汉問道。

“上昌平部队上？坐我們車走吧。正好，我上十三陵去。再来一趟汽車，你們也赶不上啊！”赶車老汉跳下車来。

“好吧！”沒等谷景春答話，兰香高兴地同意了。

“不是上昌平嗎？”谷景春小声对兰香嘀咕。

“大伯，昌平和十三陵是一个地方。”兰香抿着嘴笑着說。

赶車老人揚起长鞭，大車向北飞奔……

十

大車在通往十三陵的柏油路上飞跑。路旁，初抽新綠的楊柳向后移去。

車两旁，无数的行列前进着，有举着紅旗的中学生，有打着“到十三陵去！”大橫栏的工商人士，有头戴柳条工帽的民工大队，民工們敲着鑼鼓，学生敲起軍鼓、吹着軍号……

“这么多人上哪儿去呀？”谷景春好奇地詢問赶車老汉。

“上十三陵呗！”老汉自豪地答道。

“好了，一定是去旅行的。”谷景春自信地說。高兰香在一旁抿着嘴笑。

“什么？旅行？”赶車老汉笑了，“去劳动，修水庫！”

“修什么水庫？这个水庫有多大呀，去这么多人？”

一提水庫，赶車老汉的劲头上来了，他用力一晃长鞭，鞭梢在空中呼啸，“駕——”的一声，三套骡子抛开四蹄……然后，他的話象流水一样，滔滔不絕：

“多大？抄近說吧，水庫修成之后，可以澆灌三十万亩地，到那时候，”說着，他用鞭子往公路两旁一指，“这一片旱地就都成水田……”

“那得多少工啊！”

“多少工，沒听說嗎，光軍隊就出五十万人，差不多全北京市的人都要来。尤其是昌平的农民，还没等到北京市委批准这项工程，大家就自动的蒸好了干粮，带着鋪盖来了。大跃进么，要按常規呀，国家第三个五年計劃才修呢，可，咱們农民的心，一定要叫洪水到来以前，把水庫修好。过去，这洪水可把我們害苦了……”

谷景春敬佩地点着头，高兰香出神地听着。

“大伯，过去，这地方常鬧水荒嗎？”高兰香插問。

“那还用說。”說着，赶車老汉用鞭子往北一指，“看見沒有？”

“远处那些高山，山脚下埋着十三个明朝的皇帝……”

（选印：十三陵墓，石牌坊，石人石馬等等石象……）

“他們在那里修了皇陵，还給那些穷山、恶水起了些好听的名字，什么万寿山哪，九龙口哇，其实，一下雨，山洪一爆发，大水一个劲的从北往南，眼看着一大片一大片的地冲走了，最厉害的时候，連房子都冲走。就拿一九三九年夏天來說吧：

（选/印 字 幕 一九三九年，夏天。

大水泛濫，洪水里漂流着家具、木器……

一大塊一大塊的田地被淹沒了。

一個小村莊里，家家戶戶都在房上架起鍋，做飯，大水快要沒了房子，雨還在下着……）

畫面外的聲音：“大水淹沒了我們全村，家家戶戶的水都沒上了門坎，沒辦法就在房上支鍋做飯。說出來，不怕你笑話，那一年，我老伴生第三個小子，就是在房上生的，這孩子一生下來，我就給他起了個名叫‘水生’……”

（選印：大水淹沒的房子。一把雨傘擋着黃煙大雨，一個嬰兒叫了……）

趕車老漢回過頭來對谷景春笑笑：“這次修水庫，我們水生第一個報了名，大小還是個幹部，連我也得聽他指揮，這是他派我進城買的土筐，還有過春節的吃喝……”

“不知道志強他們參加修水庫沒有？”谷景春對着蘭香說。蘭香微笑不答。

“你是到隊伍上看兒子的吧？”老漢問。

“是啊，原來，兒子說回家過年……”說至此，小聲地、神秘地湊近趕車老漢：“還準備結婚，現在日子好過了，啥也不缺，還就缺個孫子……”

自然地，趕車老漢回頭看了看蘭香。

“可是，後來又來信說工作忙，不回家了，我盼孫子心切，和村幹部一要求，就帶着兒媳婦來了……”

“那，你兒子也准是參加修水庫了。”老漢有把握地說。

“沒錯，全北京的解放軍都要來么……”

趕車老漢接着說下去：

“啊——原來是這麼回事啊！我看哪，你們就在工地上辦了吧！”

蘭香不悅地扭過臉去。

老漢又揚鞭打馬。

大車跑过昌平城……

十一

趕車老漢一直把谷景春、高蘭香送到營房。

值班員迎接他們，在團值班室。

“谷志強還在水庫工地上沒回來，等一會，我打個電話給他。”帶着紅袖章的值班員一面熱情地招呼他們，一面說。

“工地離這兒有多遠？”谷景春問。

“不遠，就四、五里地吧。”值班員答。

“不用打電話了，同志，這麼着吧，你先把她”用頭指了指高蘭香，“安置下住處就行了。”

“那好吧，讓她先同我們工地上的女同志一起住吧，那，你老人家呢……”

“我馬上到工地去。”谷景春干脆地說。

“那好，還坐我的車一塊走吧！”趕車老漢活躍起來……

十二

小通訊員領着高蘭香來到辦公室旁邊的一個小房間，向裡面喊道：

“張虹同志在嗎？”

“進來吧！”原來是廣播員的聲音。

“值班員讓這位家屬先在你房間裡住。”說完，小通訊員走了。

“請坐吧，你一個人先休息休息，我要上夜班去了。”她招呼着高蘭香。

“你到水庫工地上去嗎？”

“是啊，我在那裡工作。”

“那咱倆一起走吧。”

“你去幹什麼？”